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二辑)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 世界文化史

[美] 斯温(J. E. Swain)著 沈炼之 译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历史学（第二辑）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 世界文化史

〔美〕斯温 (J. E. Swain) 著 沈炼之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化史/(美) 斯温 (Swain,J.E.) 著；沈炼之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历史学)

ISBN 978-7-5520-1290-3

I . ①世… II . ①斯… ②沈… III . ①世界史—文化史 IV .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899号

## 世界文化史

---

主 编：李天纲

编 纂：赵 炬

责任编辑：唐云松

特约编辑：陈宁宁

封面设计：清 风

策 划：赵 炬

执 行：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笑 然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450千字

印 张：42.5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520-1290-3/K.314

定 价：188.00元（精装）

---

#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序言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院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著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并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从不列颠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斯溫 (J. E. Swain) 著 沈煉之 譯

# 世 界 文 化 史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 原序

這部書是文化史課程十年試驗的結果。本書的出版，希望對於教師和學生們在解決這樣一門課程而發生困難問題時，將有所貢獻。

出版這一類書籍應當表示謙遜的態度，我自己完全浸潤着這一種感情。範圍是這樣廣闊，沒有一個人敢說能精通一切。專門家對於書中討論他的專門問題的各部分，將感到不滿意，而這是很對的。幾年以前，我在大學肄業的時候，我所聽的一門課程，是採取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為教本的。大學各系的專家都被請來擔任各項講述，每個人講述他自己所專長的部分。幾乎沒有例外，每個人都不知道別人的評論的性質，在闡解正文時，特別指出各部門（除了他自己所研究的那個部門）都寫得很好。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記住：像這一類的書不是供專家用的，是供初步的研究者或——我可否樂觀地添說一句？——供一般讀者用的。

本書對於許多同類的權威著作得益非淺。他對於這方面的先驅者應表示敬意，如威爾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綱(Outline of History)、桑戴克(I. Thorndike)的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和班斯(Barnes)的西方文化史(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他自然也借重其他的標準著作，因為對於

這一切重要論題的獨創研究是不可能的。我感謝下列出版家允許我利用他們所發行的書籍的引據：麥美倫公司、哈佛大學出版部、吉恩公司、哈爾科特布累斯公司、耶魯大學出版部、克羅夫茲公司、哈爾柏兄弟公司、達布爾特多朗公司、明尼蘇達大學出版部、加里福尼亞大學出版部、北加羅來納大學出版部。

我特別感謝車楞堡大學 (Muhlenberg) 英語系埃弗累特先生 (F. P. Everitt) 把全部原稿細心地和辛苦地校閱一遍。印第安納大學 (Indiana) 地理系維什博士 (S. S. Visher) 歷史系摩爾根博士 (W. T. Morgan) 和本斯博士 (F. L. Benns) 部克內爾大學 (Bucknell) 卡拉克博士 (C. H. Carraker) 喬治學校 (George School) 摩爾博士 (W. H. Mohr) 車楞堡大學 雅各孫博士 (J. S. Jackson) 約翰孫 (V. L. Johnson) 哈德曼 (Hartman) 兩位先生、賀恩教務長 (R. C. Horn) 及其他許多人，曾對這部著作貢獻意見和鼓勵。這些人使我不致陷入了許多陷阱。若仍有錯誤，那顯然是我自己的過失，應由我自己負責的。

詹姆士·埃德加·斯溫 (James Edgar Swain)

一九三八年九月於車楞堡大學。

## 導 言

我們現在正生活在一個幻想破滅的時代。有許多過去認為確然無疑的原則和習慣，都已為人所不信，被人毫不躊躇地拋棄了。民主政治曾被人公認為理想的政府方式，它的價值似是無可懷疑，它的前途像是確有把握的。古代哲學家曾夢想有一天民主政治真會實現，在較近的現代，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來促進和保護它。但今天，堅持反對極權主義，已一般地成為不名譽和努力掙扎的事情。世界大戰曾降臨到那些被擔保有一個和平和繁榮時代的人民身上。九百多萬人曾在這次戰爭（指第一次世界大戰——譯者）中死亡，他們表面上是要把這個世界造成更好的居住處所。這個戰爭風暴的雲霧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消散了，現出一個精神和肉體都已破碎的世界。休戰條約——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祇給喘息的人類以一線微弱的希望；和平與安定已將近來到。犧牲曾經是重大的，但是人類總以為還有比生命更值得寶貴的東西。

人們從事這次戰爭所懸的理想若能有一部分實現，已足以抵償一切犧牲。但是我們對於這一點也感到失望。一個風暴的吼聲在遠處消滅了，另一個風暴又在地平線上出現。僅僅二十年工夫，我們的死者新葬，我們的創傷還在流血，我們的住宅剛剛重新建築起來，在這一九三八年，我們又面對着另一種大災殃。不宣的戰爭在西班牙

牙和中國猛烈地進行。聽說我們現在站在另一個世界戰爭的邊緣上，我們可以預料它的結局比前次戰爭的結局更慘。我們管制國際間無政府狀態的努力已經失敗了；國際聯盟已在過分的愛國主義的祭壇上被犧牲了。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現在遭受嚴重的困難，而我們的理想主義正為唯物主義所淹沒。不寬容精神在最意料不到的地方擰起它無情的頭來。甚至在我們自己的豐富的上地上（指美國——譯者）也有人非常缺乏食物和衣著。若干百萬的身體強健的男子和女子需要工作，但是他們找不到工作。

這一般混亂的原因是不易辨別的。也許是我們對於現實太過信任，太覺得滿意。最可能的，這是因為缺乏對於過去的了解。我們所有的未來唯一的線索就是對於過去的了解，而這種了解必須以真正的透視表達出來。

研究世界歷史一種重大的利益就是它足以改正國家主義——大家所公認的今日的禍患之一——的曲解。文明不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疆域之內；它是和世界一般廣闊的。對於這件事實的承認應當減少幾分國際的摩擦。多數人對於他們自己的國家持有崇高的見解，對於其他國家卻茫無所知。威爾遜總統（Wilson）可以說是一位有經驗的歷史家，他懷着最大的善意去出席凡爾賽會議，但是他遇到了不能克服的困難。他對於美國史比歐洲史知道得更清楚些。他心裏所想的事情也許可以代表美國的觀點，但一定不是歐洲的觀點。如果威爾遜明白這一點，美國的參戰或許可以避免。二十世紀文明的聰明的解釋，需要對世界事件的了解和對於過去一切偉大文化的熟悉。

「文明」和「文化」這兩個名詞在本書中含有最廣泛的意義。著者把經濟、政治以及藝術、文學、學術都包括在內，因為它們有很密切的關係，彼此是互相依賴的。有些時期中狹義的藝術比在別的時期中更為着重。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經濟和政治似乎獨占了人們的心靈。生活的文化方面似乎被推到幕後去。記住這一點，著者對於經濟和政治似乎是過分的着重些，把它放在每篇的最後兩章中敘述。它們在今日的世界尤其有顯著的發展，一種唯物主義的哲學把我們牢牢地抓住，使其他的一切都成為次要。它帶着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留待將來再看。現在是專門化的時代。專家對於他的特殊範圍如此專心致志，以致疏忽了其他的一切。多數學生雖然修完了他們的正式教育，但不大欣賞巨大的人類知識倉庫。欲享受最完美的生活和做一個有教育的人，至低限度應該欣賞文化的各種不同的形象，不管是西方的或東方的。今日的世界是太渺小了，它不允許任何人過一種隔離的生活。我們（指美國人——譯者）現在逐漸與以前遼遠的東方接近，東方思想和西方思想衝突的一個理由，就是它們彼此不互相了解。

本書的目的是把人類知識的廣大範圍展開在學生面前；把整部人類文化史的遠景描畫出來。臆斷人類一切成就的記載都壓縮在這部書裏面，這未免近於傲慢。本書所包含的不過是一個大綱，除非學生受鼓勵再進一步在較專門著作中閱讀那些題目，那麼本書目的纔能達到。

# 目 錄

## 原序

## 導言

### 第一章 歷史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

(1)

### 第二章 太古時代 ······

(7)

#### 一 地球的起源 ······

(7)

#### 二 生命的起源 ······

(14)

### 第三章 史前的人 ······

(10)

#### 一 地理和歷史 ······

(10)

#### 二 初期的人類型 ······

(11)

#### 三 金屬時代 ······

(14)

#### 四 原始人的習慣和思想 ······

(15)

### 第四章 古帝國時代 ······

(15)

# 一 埃及——尼羅河的女兒

(六)

(一) 政府

(七)

(二) 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四)

(三) 美術

(四)

(四) 宗教

(四)

(五) 文學和學術

(四)

(六) 埃及文明的評價

(五)

# 二 「肥沃新月形」東部的文明

(一) 巴比倫人

(五)

巴比倫的政府 美術 宗教 文學和學術

(三)

(二) 亞述文明——巴比倫文明的續編

(四)

# 三 「肥沃新月形」西部的文明

(一) 土地和人民

(六)

(二) 赫司人和阿拉密阿人

(六)

(三) 希伯來人

(六)

政府 美術 宗教 文學和學術 希伯來文化的評價

(六)

(四) 賈尼基人

(六)

# 四 愛琴文明——希臘文明的先驅

(一) 政府

(七)

(二) 美術

(九)